

另类写法

花自凋零

白驹过隙间，已近人老珠黄之际，回首这往昔岁月，不禁心中怅然。

年少之时，琴棋书画，莫不钟爱。那时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庇佑之下，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锦衣玉食的生活曾是让无数人艳羡不已的。然而，我却并不快乐。无数男子贪图我的美貌与财富，登门求亲，而我却不曾为任何一个心动。

十七岁那年，父亲为我配的夫婿在尚未拜堂之时便已西去，留我一个守寡闺中。就在那时，我听说了一个叫做司马相如的男子。听说他才华横溢，一表人才，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巧在某日父亲大人恰设宴席，席上座客中便有他在。我忍不住少女的情思，不顾大家闺秀应有的矜持，躲在帘后意欲一窥其人。令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居然还会弹琴，甚至精通之！那曲《凤求凰》分明是为我而弹！想到这些，脸上不禁泛起红晕，心也越跳越快。再看他俊朗的眉目，果是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便在那一刻，芳心暗许。

然而父亲是断不会同意的。也难怪他，堂堂富豪卓王孙的千金岂是一个无名小卒随意便可娶走的？

当时的我心中无比矛盾：于礼义，该当遵守；婚姻之事，当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在我心中却只相如一人，誓愿此生非他不嫁。究竟应该如何是好？

就在我踌躇不决之时，相如托人带信与我，说是要同我私奔。心中一阵狂喜，终于我还是选择和所爱的人在一起。离开临邛当夜，我回首望向深宅，同以往的奢华道别，同我愧对的父母道别，随夫君而去。

哪料得司马相如居然家徒四壁！回到成都的家后，我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原想从今以后夫妻二人双宿双飞，生活该是美满幸福的，却不知我一夜之间从首富的掌上明珠沦为时时要为下一餐发愁的苦女子。

当那天我将自己的一件裘皮冬袄当了，换来一些钱买酒时，我终究忍不住眼泪直往下落，对相如说：“夫君，我们还是回临邛吧！”他答应了，于是我们回到了临邛。在望见昔日府宅的那一刻，心中的酸楚油然而生，然而夫君在侧，又不好发作，便只是低下头去，默然不语。

然而日子总是要过的。无奈，只得与相如在街市上开了一家酒肆聊以维生。我当垆，他涤器。也许父亲最终看不过去女儿受穷受苦，也许是碍于面子，他给了我们大笔的钱，让我们离开临邛。

武帝即位，召相如入宫。圣旨到后，相如问我愿否放他前去，我多么想说不。但我知道，男儿志在四方，为妻者切不能以小节误大事。临行前一晚，我亲手为他整理了衣物包袱，嘱咐他伴君如伴虎，为人处事定要谨言慎行。他握住我的手，对我说：“文君，我司马相如今生欠你太多，无以相还，若有来世，我定为你做牛做马，誓不相负！”

相如走后的日子，我真是度日如年，只好抚琴弹奏当年让我为之倾心的那曲《凤求凰》。

后来有一天，我收到相如的信，说他想纳妾，问我何如。我收到信，心一下子空了，仿佛这些年来的一切只是一场戏，散场了，便罢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耳畔似乎还听到他在说：“誓不相负！”于是我拿起笔，将满腹愁怨化作一首《白头吟》寄与相如。

我想，忠贞不移的爱情也许只是女子的夙愿吧。才俊若相如者尚且无法守节不移，又何愿世间男子的痴情呢？相如后来终因我的坚持反对而断绝了纳妾的念头，但他对我却也实是不比从前了。而今，我也已老去，不愿再谈及有关爱情的一切，只是回首我这一生，忍不忍还是会泪湿了衣襟……

贺加贝

拟卓文君
交大附中高二（10）班

白驹过隙间，已近人老珠黄之际，回首这往昔岁月，不禁心中怅然。

年少之时，琴棋书画，莫不钟爱。那时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庇佑之下，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锦衣玉食的生活曾是让无数人艳羡不已的。然而，我却并不快乐。无数男子贪图我的美貌与财富，登门求亲，而我却不曾为任何一个心动。

十七岁那年，父亲为我配的夫婿在尚未拜堂之时便已西去，留我一个守寡闺中。就在那时，我听说了一个叫做司马相如的男子。听说他才华横溢，一表人才，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巧在某日父亲大人恰设宴席，席上座客中便有他在。我忍不住少女的情思，不顾大家闺秀应有的矜持，躲在帘后意欲一窥其人。令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居然还会弹琴，甚至精通之！那曲《凤求凰》分明是为我而弹！想到这些，脸上不禁泛起红晕，心也越跳越快。再看他俊朗的眉目，果是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便在那一刻，芳心暗许。

然而父亲是断不会同意的。也难怪他，堂堂富豪卓王孙的千金岂是一个无名小卒随意便可娶走的？

当时的我心中无比矛盾：于礼义，该当遵守；婚姻之事，当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在我心中却只相如一人，誓愿此生非他不嫁。究竟应该如何是好？

就在我踌躇不决之时，相如托人带信与我，说是要同我私奔。心中一阵狂喜，终于我还是选择和所爱的人在一起。离开临邛当夜，我回首望向深宅，同以往的奢华道别，同我愧对的父母道别，随夫君而去。

哪料得司马相如居然家徒四壁！回到成都的家后，我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原想从今以后夫妻二人双宿双飞，生活该是美满幸福的，却不知我一夜之间从首富的掌上明珠沦为时时要为下一餐发愁的苦女子。

当那天我将自己的一件裘皮冬袄当了，换来一些钱买酒时，我终究忍不住眼泪直往下落，对相如说：“夫君，我们还是回临邛吧！”他答应了，于是我们回到了临邛。在望见昔日府宅的那一刻，心中的酸楚油然而生，然而夫君在侧，又不好发作，便只是低下头去，默然不语。

然而日子总是要过的。无奈，只得与相如在街市上开了一家酒肆聊以维生。我当垆，他涤器。也许父亲最终看不过去女儿受穷受苦，也许是碍于面子，他给了我们大笔的钱，让我们离开临邛。

武帝即位，召相如入宫。圣旨到后，相如问我愿否放他前去，我多么想说不。但我知道，男儿志在四方，为妻者切不能以小节误大事。临行前一晚，我亲手为他整理了衣物包袱，嘱咐他伴君如伴虎，为人处事定要谨言慎行。他握住我的手，对我说：“文君，我司马相如今生欠你太多，无以相还，若有来世，我定为你做牛做马，誓不相负！”

相如走后的日子，我真是度日如年，只好抚琴弹奏当年让我为之倾心的那曲《凤求凰》。

后来有一天，我收到相如的信，说他想纳妾，问我何如。我收到信，心一下子空了，仿佛这些年来的一切只是一场戏，散场了，便罢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耳畔似乎还听到他在说：“誓不相负！”于是我拿起笔，将满腹愁怨化作一首《白头吟》寄与相如。

我想，忠贞不移的爱情也许只是女子的夙愿吧。才俊若相如者尚且无法守节不移，又何愿世间男子的痴情呢？相如后来终因我的坚持反对而断绝了纳妾的念头，但他对我却也实是不比从前了。而今，我也已老去，不愿再谈及有关爱情的一切，只是回首我这一生，忍不忍还是会泪湿了衣襟……

白驹过隙间，已近人老珠黄之际，回首这往昔岁月，不禁心中怅然。

年少之时，琴棋书画，莫不钟爱。那时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庇佑之下，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锦衣玉食的生活曾是让无数人艳羡不已的。然而，我却并不快乐。无数男子贪图我的美貌与财富，登门求亲，而我却不曾为任何一个心动。

十七岁那年，父亲为我配的夫婿在尚未拜堂之时便已西去，留我一个守寡闺中。就在那时，我听说了一个叫做司马相如的男子。听说他才华横溢，一表人才，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巧在某日父亲大人恰设宴席，席上座客中便有他在。我忍不住少女的情思，不顾大家闺秀应有的矜持，躲在帘后意欲一窥其人。令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居然还会弹琴，甚至精通之！那曲《凤求凰》分明是为我而弹！想到这些，脸上不禁泛起红晕，心也越跳越快。再看他俊朗的眉目，果是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便在那一刻，芳心暗许。

然而父亲是断不会同意的。也难怪他，堂堂富豪卓王孙的千金岂是一个无名小卒随意便可娶走的？

当时的我心中无比矛盾：于礼义，该当遵守；婚姻之事，当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在我心中却只相如一人，誓愿此生非他不嫁。究竟应该如何是好？

就在我踌躇不决之时，相如托人带信与我，说是要同我私奔。心中一阵狂喜，终于我还是选择和所爱的人在一起。离开临邛当夜，我回首望向深宅，同以往的奢华道别，同我愧对的父母道别，随夫君而去。

哪料得司马相如居然家徒四壁！回到成都的家后，我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原想从今以后夫妻二人双宿双飞，生活该是美满幸福的，却不知我一夜之间从首富的掌上明珠沦为时时要为下一餐发愁的苦女子。

当那天我将自己的一件裘皮冬袄当了，换来一些钱买酒时，我终究忍不住眼泪直往下落，对相如说：“夫君，我们还是回临邛吧！”他答应了，于是我们回到了临邛。在望见昔日府宅的那一刻，心中的酸楚油然而生，然而夫君在侧，又不好发作，便只是低下头去，默然不语。

然而日子总是要过的。无奈，只得与相如在街市上开了一家酒肆聊以维生。我当垆，他涤器。也许父亲最终看不过去女儿受穷受苦，也许是碍于面子，他给了我们大笔的钱，让我们离开临邛。

武帝即位，召相如入宫。圣旨到后，相如问我愿否放他前去，我多么想说不。但我知道，男儿志在四方，为妻者切不能以小节误大事。临行前一晚，我亲手为他整理了衣物包袱，嘱咐他伴君如伴虎，为人处事定要谨言慎行。他握住我的手，对我说：“文君，我司马相如今生欠你太多，无以相还，若有来世，我定为你做牛做马，誓不相负！”

相如走后的日子，我真是度日如年，只好抚琴弹奏当年让我为之倾心的那曲《凤求凰》。

后来有一天，我收到相如的信，说他想纳妾，问我何如。我收到信，心一下子空了，仿佛这些年来的一切只是一场戏，散场了，便罢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耳畔似乎还听到他在说：“誓不相负！”于是我拿起笔，将满腹愁怨化作一首《白头吟》寄与相如。

白驹过隙间，已近人老珠黄之际，回首这往昔岁月，不禁心中怅然。

年少之时，琴棋书画，莫不钟爱。那时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庇佑之下，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锦衣玉食的生活曾是让无数人艳羡不已的。然而，我却并不快乐。无数男子贪图我的美貌与财富，登门求亲，而我却不曾为任何一个心动。

十七岁那年，父亲为我配的夫婿在尚未拜堂之时便已西去，留我一个守寡闺中。就在那时，我听说了一个叫做司马相如的男子。听说他才华横溢，一表人才，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巧在某日父亲大人恰设宴席，席上座客中便有他在。我忍不住少女的情思，不顾大家闺秀应有的矜持，躲在帘后意欲一窥其人。令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居然还会弹琴，甚至精通之！那曲《凤求凰》分明是为我而弹！想到这些，脸上不禁泛起红晕，心也越跳越快。再看他俊朗的眉目，果是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便在那一刻，芳心暗许。

然而父亲是断不会同意的。也难怪他，堂堂富豪卓王孙的千金岂是一个无名小卒随意便可娶走的？

当时的我心中无比矛盾：于礼义，该当遵守；婚姻之事，当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在我心中却只相如一人，誓愿此生非他不嫁。究竟应该如何是好？

就在我踌躇不决之时，相如托人带信与我，说是要同我私奔。心中一阵狂喜，终于我还是选择和所爱的人在一起。离开临邛当夜，我回首望向深宅，同以往的奢华道别，同我愧对的父母道别，随夫君而去。

哪料得司马相如居然家徒四壁！回到成都的家后，我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原想从今以后夫妻二人双宿双飞，生活该是美满幸福的，却不知我一夜之间从首富的掌上明珠沦为时时要为下一餐发愁的苦女子。

当那天我将自己的一件裘皮冬袄当了，换来一些钱买酒时，我终究忍不住眼泪直往下落，对相如说：“夫君，我们还是回临邛吧！”他答应了，于是我们回到了临邛。在望见昔日府宅的那一刻，心中的酸楚油然而生，然而夫君在侧，又不好发作，便只是低下头去，默然不语。

然而日子总是要过的。无奈，只得与相如在街市上开了一家酒肆聊以维生。我当垆，他涤器。也许父亲最终看不过去女儿受穷受苦，也许是碍于面子，他给了我们大笔的钱，让我们离开临邛。

武帝即位，召相如入宫。圣旨到后，相如问我愿否放他前去，我多么想说不。但我知道，男儿志在四方，为妻者切不能以小节误大事。临行前一晚，我亲手为他整理了衣物包袱，嘱咐他伴君如伴虎，为人处事定要谨言慎行。他握住我的手，对我说：“文君，我司马相如今生欠你太多，无以相还，若有来世，我定为你做牛做马，誓不相负！”

相如走后的日子，我真是度日如年，只好抚琴弹奏当年让我为之倾心的那曲《凤求凰》。

后来有一天，我收到相如的信，说他想纳妾，问我何如。我收到信，心一下子空了，仿佛这些年来的一切只是一场戏，散场了，便罢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耳畔似乎还听到他在说：“誓不相负！”于是我拿起笔，将满腹愁怨化作一首《白头吟》寄与相如。

白驹过隙间，已近人老珠黄之际，回首这往昔岁月，不禁心中怅然。

年少之时，琴棋书画，莫不钟爱。那时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庇佑之下，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锦衣玉食的生活曾是让无数人艳羡不已的。然而，我却并不快乐。无数男子贪图我的美貌与财富，登门求亲，而我却不曾为任何一个心动。

十七岁那年，父亲为我配的夫婿在尚未拜堂之时便已西去，留我一个守寡闺中。就在那时，我听说了一个叫做司马相如的男子。听说他才华横溢，一表人才，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巧在某日父亲大人恰设宴席，席上座客中便有他在。我忍不住少女的情思，不顾大家闺秀应有的矜持，躲在帘后意欲一窥其人。令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居然还会弹琴，甚至精通之！那曲《凤求凰》分明是为我而弹！想到这些，脸上不禁泛起红晕，心也越跳越快。再看他俊朗的眉目，果是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便在那一刻，芳心暗许。

然而父亲是断不会同意的。也难怪他，堂堂富豪卓王孙的千金岂是一个无名小卒随意便可娶走的？

当时的我心中无比矛盾：于礼义，该当遵守；婚姻之事，当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在我心中却只相如一人，誓愿此生非他不嫁。究竟应该如何是好？

就在我踌躇不决之时，相如托人带信与我，说是要同我私奔。心中一阵狂喜，终于我还是选择和所爱的人在一起。离开临邛当夜，我回首望向深宅，同以往的奢华道别，同我愧对的父母道别，随夫君而去。

哪料得司马相如居然家徒四壁！回到成都的家后，我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原想从今以后夫妻二人双宿双飞，生活该是美满幸福的，却不知我一夜之间从首富的掌上明珠沦为时时要为下一餐发愁的苦女子。

当那天我将自己的一件裘皮冬袄当了，换来一些钱买酒时，我终究忍不住眼泪直往下落，对相如说：“夫君，我们还是回临邛吧！”他答应了，于是我们回到了临邛。在望见昔日府宅的那一刻，心中的酸楚油然而生，然而夫君在侧，又不好发作，便只是低下头去，默然不语。

然而日子总是要过的。无奈，只得与相如在街市上开了一家酒肆聊以维生。我当垆，他涤器。也许父亲最终看不过去女儿受穷受苦，也许是碍于面子，他给了我们大笔的钱，让我们离开临邛。

武帝即位，召相如入宫。圣旨到后，相如问我愿否放他前去，我多么想说不。但我知道，男儿志在四方，为妻者切不能以小节误大事。临行前一晚，我亲手为他整理了衣物包袱，嘱咐他伴君如伴虎，为人处事定要谨言慎行。他握住我的手，对我说：“文君，我司马相如今生欠你太多，无以相还，若有来世，我定为你做牛做马，誓不相负！”

相如走后的日子，我真是度日如年，只好抚琴弹奏当年让我为之倾心的那曲《凤求凰》。

后来有一天，我收到相如的信，说他想纳妾，问我何如。我收到信，心一下子空了，仿佛这些年来的一切只是一场戏，散场了，便罢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耳畔似乎还听到他在说：“誓不相负！”于是我拿起笔，将满腹愁怨化作一首《白头吟》寄与相如。

白驹过隙间，已近人老珠黄之际，回首这往昔岁月，不禁心中怅然。

年少之时，琴棋书画，莫不钟爱。那时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庇佑之下，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锦衣玉食的生活曾是让无数人艳羡不已的。然而，我却并不快乐。无数男子贪图我的美貌与财富，登门求亲，而我却不曾为任何一个心动。

十七岁那年，父亲为我配的夫婿在尚未拜堂之时便已西去，留我一个守寡闺中。就在那时，我听说了一个叫做司马相如的男子。听说他才华横溢，一表人才，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巧在某日父亲大人恰设宴席，席上座客中便有他在。我忍不住少女的情思，不顾大家闺秀应有的矜持，躲在帘后意欲一窥其人。令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居然还会弹琴，甚至精通之！那曲《凤求凰》分明是为我而弹！想到这些，脸上不禁泛起红晕，心也越跳越快。再看他俊朗的眉目，果是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便在那一刻，芳心暗许。

然而父亲是断不会同意的。也难怪他，堂堂富豪卓王孙的千金岂是一个无名小卒随意便可娶走的？

当时的我心中无比矛盾：于礼义，该当遵守；婚姻之事，当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在我心中却只相如一人，誓愿此生非他不嫁。究竟应该如何是好？

就在我踌躇不决之时，相如托人带信与我，说是要同我私奔。心中一阵狂喜，终于我还是选择和所爱的人在一起。离开临邛当夜，我回首望向深宅，同以往的奢华道别，同我愧对的父母道别，随夫君而去。

哪料得司马相如居然家徒四壁！回到成都的家后，我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原想从今以后夫妻二人双宿双飞，生活该是美满幸福的，却不知我一夜之间从首富的掌上明珠沦为时时要为下一餐发愁的苦女子。

当那天我将自己的一件裘皮冬袄当了，换来一些钱买酒时，我终究忍不住眼泪直往下落，对相如说：“夫君，我们还是回临邛吧！”他答应了，于是我们回到了临邛。在望见昔日府宅的那一刻，心中的酸楚油然而生，然而夫君在侧，又不好发作，便只是低下头去，默然不语。

然而日子总是要过的。无奈，只得与相如在街市上开了一家酒肆聊以维生。我当垆，他涤器。也许父亲最终看不过去女儿受穷受苦，也许是碍于面子，他给了我们大笔的钱，让我们离开临邛。

武帝即位，召相如入宫。圣旨到后，相如问我愿否放他前去，我多么想说不。但我知道，男儿志在四方，为妻者切不能以小节误大事。临行前一晚，我亲手为他整理了衣物包袱，嘱咐他伴君如伴虎，为人处事定要谨言慎行。他握住我的手，对我说：“文君，我司马相如今生欠你太多，无以相还，若有来世，我定为你做牛做马，誓不相负！”

相如走后的日子，我真是度日如年，只好抚琴弹奏当年让我为之倾心的那曲《凤求凰》。

后来有一天，我收到相如的信，说他想纳妾，问我何如。我收到信，心一下子空了，仿佛这些年来的一切只是一场戏，散场了，便罢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耳畔似乎还听到他在说：“誓不相负！”于是我拿起笔，将满腹愁怨化作一首《白头吟》寄与相如。

白驹过隙间，已近人老珠黄之际，回首这往昔岁月，不禁心中怅然。

年少之时，琴棋书画，莫不钟爱。那时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庇佑之下，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锦衣玉食的生活曾是让无数人艳羡不已的。然而，我却并不快乐。无数男子贪图我的美貌与财富，登门求亲，而我却不曾为任何一个心动。

十七岁那年，父亲为我配的夫婿在尚未拜堂之时便已西去，留我一个守寡闺中。就在那时，我听说了一个叫做司马相如的男子。听说他才华横溢，一表人才，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巧在某日父亲大人恰设宴席，席上座客中便有他在。我忍不住少女的情思，不顾大家闺秀应有的矜持，躲在帘后意欲一窥其人。令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居然还会弹琴，甚至精通之！那曲《凤求凰》分明是为我而弹！想到这些，脸上不禁泛起红晕，心也越跳越快。再看他俊朗的眉目，果是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便在那一刻，芳心暗许。

然而父亲是断不会同意的。也难怪他，堂堂富豪卓王孙的千金岂是一个无名小卒随意便可娶走的？

当时的我心中无比矛盾：于礼义，该当遵守；婚姻之事，当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在我心中却只相如一人，誓愿此生非他不嫁。究竟应该如何是好？

就在我踌躇不决之时，相如托人带信与我，说是要同我私奔。心中一阵狂喜，终于我还是选择和所爱的人在一起。离开临邛当夜，我回首望向深宅，同以往的奢华道别，同我愧对的父母道别，随夫君而去。

哪料得司马相如居然家徒四壁！回到成都的家后，我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原想从今以后夫妻二人双宿双飞，生活该是美满幸福的，却不知我一夜之间从首富的掌上明珠沦为时时要为下一餐发愁的苦女子。

当那天我将自己的一件裘皮冬袄当了，换来一些钱买酒时，我终究忍不住眼泪直往下落，对相如说：“夫君，我们还是回临邛吧！”他答应了，于是我们回到了临邛。在望见昔日府宅的那一刻，心中的酸楚油然而生，然而夫君在侧，又不好发作，便只是低下头去，默然不语。

然而日子总是要过的。无奈，只得与相如在街市上开了一家酒肆聊以维生。我当垆，他涤器。也许父亲最终看不过去女儿受穷受苦，也许是碍于面子，他给了我们大笔的钱，让我们离开临邛。

武帝即位，召相如入宫。圣旨到后，相如问我愿否放他前